

福島事件及其影響

王切女

一、前言

一向平靜的南大西洋，由於阿根廷於本（一九八二）年四月二日悍然進軍福克蘭羣島（阿根廷稱之為馬維娜羣島 *Las Malvinas*），以尋求結束一百四十九年來英國佔領該區的事實，而造成緊張的情勢。

初則，美國、秘魯與聯合國秘書長培瑞斯先後提出和平方案，企圖解決福島危機，但由於雙方各持己見，終於造成血戰。雙方交戰將近兩個月之後，阿根廷福島司令官梅涅帝斯（*Mario Benjamin Menéndez*）於六月十四日與英國簽訂城下之盟。但阿根廷當局却堅稱，阿國對福島主權的主張並未改變，而英國經過這場戰爭之後，勢必難以維持先前統治福島的形式，戰爭顯然並未解決福島的主權紛爭。英阿雙方何以陷入福島戰爭？福島的前途如何？福島戰爭所帶來的影響又如何？將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題。

二、英阿雙方對戰爭的錯誤估計

大多數的戰爭是由於估計錯誤所引起，福克蘭戰爭也是如此。首先是英國誤認阿國不會入侵福島，而後是阿國誤認入侵將不會引起英國的對抗，且將獲得美國的支持。

雖然自一八三三年以來，阿根廷一直不承認英國對福克蘭羣島的主權，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此一問題才逐漸地嚴重化。隨着貝隆主義實驗的失敗，阿根廷喪失了昔日在拉丁美洲所擁有的政治與經濟優勢。因此，收復馬維娜羣島主權的運動，一直被繼任的政治領袖視為促進國家團結的工具。

一九六六年以來，英阿雙方在聯合國的鼓勵下，直接談判解決福島的主權問題。惟阿根廷堅持擁有福克蘭的主權，而英國則堅持任何主權的決定必須取得島民的同意。另一方面，自一九七〇年以來，阿根廷即積極地創造有利的條件，以便福島能順利地納入阿國版圖。先是阿根廷與英國談判福島的對外交通問題，雙方簽訂了通訊協議；且於一九七四年起，以阿國本國的價格，對福島提供石油。但福島島民雖知與阿合作所帶來的益處，却仍堅持繼續做為英國國民。

福島島民的代表非常有效地在英國從事遊說活動。自一九七〇年來，英國相繼放棄大多數的海外殖民地，惟與阿根廷論及福島地位的任何改變時，則一再地遭遇到國會與報界的強烈抗議。因此歷任的政府都一再聲明，福島地位的任何改變都不會違反該地居民的意願。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英國曾試圖打開福島的僵局，派遣外交部的高級官員里德列(Nicholas Ridley)訪問福島，並試圖說服島民，謂其期望維持目前不確定的狀況是不切實際的，同時建議應由阿根廷擁有福島的主權，但此種主權的轉移則需經過相當的過渡時期——租借給英國九十九年^①。惟外交與國協部於一九八一年七月對福島政策所做的全盤檢討中，雖曾預測福島的緊張情勢會逐漸地升高，尤其是在一九八二年年底，但並未採納里德列所提的建議。

外交部對福島局勢的評估認為，假如阿根廷對談判失去耐性，則在阿根廷採取武力之前，可能先採取下列的一些制裁途徑：與英國斷交（正如一九七六年阿根廷所採取的行動）；訴諸聯合國、切斷它對福島所提供的重要生命線——石油的供應與空運服務；一反過去對福島所採取的「笑臉政策」，要求福島島民服兵役。此外，亦可能有若干船艦停泊在遙遠的島嶼，進行騷擾；或在一個主要的島嶼舉行升旗典禮^②。至於軍事入侵，似乎至少應有上列的活動之一發生以後，才有可能。

事實上阿根廷銷路甚廣的「*La prensa* 日報」，於一月第一個星期即會由著名的軍事專家羅伊(J. Iglesias Rouco)撰文主張，假如談判失敗，政府應考慮採取軍事行動。至二月「*La prensa*」以及其他的報紙亦相繼主張政府應採取軍事行動以收復失土。記者圈中更盛傳入侵福島的消息。同時，一月中旬加提利(Lespolo Galtieri)總統與烏拉圭總統阿伯瑞斯(Greyorio Alvarez)會談時，亦已獲得後者的承諾，假如福島戰爭爆發，烏拉圭將不會讓英國使用蒙帝維多(Montevidео)港。

一月底英阿雙方在紐約結束談判時，阿方已表示對沒有實質結果的談判感到不耐。惟阿方參與談判的外交次長羅克(Enrique Roc)曾對聯大秘書長表示，他認為英阿雙方談判進行良好，且對阿方仍將進行談判有信心。同時，美國拉丁美洲事務助理國務卿安德斯(Thomas Enders)於三月九日結束阿根廷的訪問後，亦曾表示，英國對阿根廷的反應不用耽心。

註① Joan Pearce, "The Falkland Islands Dispute," *The World Today*, May 1982, p. 162.

註② George Brock, "Why did we misjudge such clear signals of war?" *The Times*, June 30, 1982, p. 8.

惟三月十九日阿根廷廢鐵收購商登陸南喬治亞島之前，已有充分的資料顯示出，阿根廷已有異於尋常的軍事活動與訓練。但卡靈頓 (Lord Carrington) 外相則根據外交部非常不同的判斷認為，阿根廷缺乏明確的意圖。英方的反應是，「明顯的阻嚇以對抗不明確的威脅，遠比不做任何事更糟糕」^⑤。因此，英方所採取的策略是按兵不動。

儘管英方預測在一九八二年福島的局勢會逐漸地趨於緊張，但英國並未加強福島的兵力。余契爾爾首相在二月三日答覆保守黨黨員尼可斯 (Madge Nichols) 夫人的信件中表示，史坦利港少數皇家海軍的兵力已足以對抗侵略，並為撤出在南大西洋執行任務的巡邏艦安度傑斯 (Endurance) 的決定做辯護。凡此皆使英國的反對黨與報界深信，這是一場最不需要的戰爭。為此余契爾爾首相已於七月六日宣佈成立福島調查小組，並於六個月之內公佈此一調查結果。

另一方面，加提利總統則萬萬沒有想到，英國對阿根廷入侵福克蘭羣島的反應會如此強烈。加提利總統認為，入侵福島雖然可能引起英國派艦隊前來，但此種可能性甚低，且幾乎是不可能的。在阿國幾乎沒有人想到，位於歐洲中心的國家，會如此在乎一些位於遙遠的大西洋中的島嶼，況且這些島嶼根本不影響英國的國家利益^⑥。阿國外交部長柯斯達 (Nicanor Costa Mendez) 雖曾預料到英國可能採取斷交與經濟制裁的措施，但他認為，只要給予英國福島的管理權，聯合開採石油、礦產與捕魚權，英國應樂於退出福島，而讓阿國國旗飄揚於福島，阿國邊界警察駐紮於皇家海軍要塞^⑦。

然而英國的反應對阿而言，無異是晴天霹靂，新徵調的士兵遠多於有特殊訓練的軍隊，而後勤單位則從未處理過類似的情況，遂陷入混亂的局面。同時，在這次戰爭中，阿根廷深深地感到被美國所出賣。加提利總統自上任以來，即採取與美國密切合作的政策。他個人與雷根政府建立了極佳的友好關係，且與美國携手從事對抗共黨在中美洲的活動。加提利原以為美國站在美洲一體的前提下，應會支持阿根廷。但海格在調停過程中，不但未採取中立與公正的立場，且儼如「北約統帥」^⑧。更壞的是，當海格調停失敗後，美國竟公然宣佈支持英國，而對阿根廷實施經濟制裁與武器禁運。因此，一名阿國陸軍上校說道：「我們的朋友變成了我們的敵人，而我們意識型態上的敵人則變成了我們的盟友。」

三、調停失敗導致雙方交戰

當阿根廷入侵福島的消息傳到英國後，英國立即宣佈與阿斷交，余契爾爾首相旋即於次日召開國會緊急會議，宣佈凍結阿在英

註⑤ George Brock, "How the Pirates of Penzance became the first invaders," *The Times*, July 1, 1982, p. 12.

註⑥ 見義大利籍女記者兼作家 Oriana Fallaci 訪問加提利總統的專稿 - "Gallierino regrets, no going back," *The Times*, June 12, 1982, p. 4.

註⑦ Tony Emerson, "How the General fell into the Falklands trap," *The Times*, April 22, 1982, p. 12.

註⑧ *Latin America Weekly Report*, April 30, 1982, p. 1.

國的資產、黃金、證券和存款，並派遣特遣艦隊駛往南大西洋，宣稱如果可能的話，英國將以和平的方式收復福克蘭羣島，必要時則不惜一戰。同時，安理會亦於同日通過第五〇二號決議，要求阿根廷軍隊撤出福島，呼籲英阿雙方尋求外交途徑解決雙方歧見。

美國一方面支持安理會第五〇二號決議，反對任何「武力行動」，另一方面則積極地介入福島危機，試圖在英國特遣艦隊到達南大西洋海域之前，和平地解決爭端。雷根總統於四月七日正式任命海格為英阿雙方的調停人，協助雙方和平地達成協議。從四月七日——十三日海格展開第一回合的穿梭外交。阿根廷政府雖繼續堅持主權是不可談判的，但答應撤軍，惟英國亦須同時召回特遣艦隊。英方則堅持阿根廷須先撤軍，並認為福島島民的意願是未來談判的最高原則。由於雙方立場南轅北轍，海格第一回合的調停遂陷入膠著狀態。而英國則獲得歐洲共同市場的支持，十國一致同意對阿實施經濟制裁與武器禁運^②。

四月十五日起海格又負起第二回合的調停任務，惟調停的重點仍在討論雙方臨時協議的條件，而將主權問題留待日後談判，此一立場未為阿所同意。事實上，英國亦不盡滿意海格所提的和平方案^③，然而海格却將調停失敗的責任完全推給阿根廷。而英國在談判過程中則一再重申，英國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五十一條的規定有自衛權，並宣稱英國在任何階段中都不排除使用武力。四月二十五日英國以武力奪回南喬治亞島，誠圖以軍事壓力來加強其談判立場。同時，英國的特遣艦隊亦於此時相繼抵達福克蘭海域。四月三十日海格宣佈調停失敗，英國特遣部隊開始轟炸福克蘭羣島。

五月一日秘魯總統貝勞帝 (Fernando Belaunde) 與海格商討中止英阿敵對關係後，提出七點和平方案，其內容與海格和平方案頗相類似，祇是秘魯和平方案所提出的一般原則性的建議而非明確的文字建議，同時秘魯與阿根廷的關係一向十分友好，故其所提的和平方案遠較由海格所提的和平方案較為阿根廷所接受。惟此一和平方案因英方在戰區之外擊沈阿根廷的巡洋艦貝爾格諾將軍 (General Belgrano) 號，造成重大的傷亡，而告失敗。

另一方面，自四月三十日起聯合國秘書長培瑞斯即自告奮勇地充當英阿雙方的調停人，試圖化解福克蘭危機。英阿雙方雖都

註② 歐洲共同市場對阿根廷所實施的經濟制裁自四月十七日至五月十七日。當經濟制裁期滿時，歐市在英國的要求下，將制裁日期延至五月二十四日，惟北愛爾蘭基於此舉破壞其中立立場，義大利則基於血緣關係（阿根廷居民有百分之四十是義大利後裔，有一百五十萬人擁有義大利護照），拒絕繼續對阿實施經濟制裁。五月二十四日歐市其餘八國同意繼續對阿實施無限期經濟制裁，直至英阿戰事停止。至六月二十二日，除英國外，其餘歐市國家均已解除對阿的經濟制裁，惟武器出售，仍在禁運中。

註③ 海格和平方案的要點包括：中止敵對；英阿雙方均撤軍；停止制裁；建立由美國——阿根廷——英國所組成的臨時當局以維持此協定；繼續維持當地政府，惟帶有阿根廷參與；採取措施，鼓勵合作開發該島，及考慮雙方利益與島民意願來設計最後和解的談判架構。惟英國堅持和解須以島民的意願為最高的原則

同意繼續在談判桌上解決爭端，但雙方並未停止戰事。英國且在五月七日宣佈，延長封鎖區至阿根廷大陸十二海哩處。惟英國戰時內閣的多數成員都認為，只有談判才能解決問題。因此自海格和平方案失敗後，英國立場已有軟化的趨勢，對於恢復英國原有在福島的行政組織及堅持島民的意願是談判的最高原則等立場甚至考慮放棄，惟英國政府與阿根廷政府一樣，同受國內愛國情緒與政治前途的左右，其所能讓步的範疇十分有限。最後雙方因對提出談判的島嶼範圍、福島立法機構的角色、雙方軍隊撤退的時間與距離、談判應否有先決條件，以及阿根廷人是否有權自由進出福克蘭羣島等問題^⑥，無法獲得圓滿地解決，英國乃於五月二十日宣佈中止談判。英阿遂陷入全面戰爭的局面。同時余契爾夫人的態度轉趨強硬，宣稱英國在此次談判中所提的建議，將不再出現在未來的談判桌上。

五月二十一日英國發動重大的攻勢，且在東福克蘭島的聖卡洛 (San Carlos) 港建立起穩固的橋頭堡。聯合國安理會試圖呼籲雙方立即停火，惜未能成功。英阿繼續展開血戰，英國一步步地進逼史坦利 (Port Stanley) 港，並對阿根廷守軍採取鉗形包圍，六月十四日英國軍隊推進到史坦利港郊區，梅涅蒂斯將軍投降，結束了英阿雙方的戰事。

四、福島未來的前途

英國雖以武力奪回福島，阿根廷方面却宣稱，「收復馬維娜羣島今後將是阿根廷外交政策中最優先與最堅決的目標」，因此，福島戰爭雖已結束，福島問題却懸而未決。

余契爾首相在福島戰爭結束後，旋即派遣被阿根廷遣送回國的福克蘭總督漢特 (Rex Hunt) 重返福島，正象徵著英國試圖恢復對福島的主權。目前漢特與英軍福島司令摩爾 (Jeremy Moore) 中將分別統理福島的民政與軍政。然而福島未來政府組成形式與其國際地位如何，亦尚待決定。

英國國防部長諾特 (John Nott) 於五月二十四日下議院表示，任何談到福克蘭羣島未來的問題，「必須擱置一段期間」。外相派姆 (Francis Pym) 於五月二十三日接受美國電視臺訪問時說，有關福島未來前途的重大決定，必須在福島收復後六——十二個月方能決定。余契爾首相在六月十五日下午下議院中表示，福島經過一段期間的恢復後，其在國協中的地位將在下列三種形態中作選擇：獨立國家、仲會員地位 (associated status) 或自治政府。目前國協組織中唯一具有仲會員地位的是加勒比海地區的聖基斯與尼維斯 (St Kitts and Nevis)。加勒比海區多明尼加、聖魯西亞 (St Lucia) 與格林那達 (Grenada) 在未獨立之前亦曾具有此種地位。在此種體制之下，英國保留外交與國防權利，其他權利完全由當地人民自由運用，英國亦不派遣總督。

至於自治政府的形式則相當具有彈性，包括從相當具有自主性的自治模式如百慕達（Bermuda，百慕達雖有一位英國總督，但當地人民有權選舉總理與政府），到活動相當受限制的香港模式。

惟不管福島未來的地位如何，英國都將擴大福島人民的參政權。至於對福島安全上的保障，余契爾夫人表示，假如可能的話，英國將與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共商維護福島的安全，必要時英國將自行負擔福島的安全，並排除將福島交給聯合國托管的可能性。她說：「無論如何，這些人（被派遣至南大西洋的特遣部隊）絕不是爲了聯合國的托管權而干冒生命危險。」同時，被余契爾首相倚爲左右手的保守黨主席與戰時內閣閣員之一的巴金森（Cecil Parkinson）亦說，假如福島是值得派兵去抵抗阿根廷的侵略，那它也值得派兵去保衛其安全。

總之，余契爾政府目前已一反五月二十日之前對聯合國秘書長所提的和平方案，與阿根廷共享福島的行政權，更無意將福島的主權交還給阿根廷。英國政府發言人表示，英國動員了二萬六千名軍隊，派遣其最佳的海軍遠赴八千英里外的戰場，喪失生命、船隻與飛機，其目的絕不是要將這塊有爭執的土地送還給阿根廷。因此，無論福克蘭羣島未來的地位是恢復完全的英國主權，或某些形式的獨立或半獨立地位，除了福島人民外，英國都不會與阿根廷談判福島的主權。

惟正如倫敦「金融時報」在社論上所說的，島民的意見必須在福島未來的安排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然而他們從阿根廷入侵的困境中拯救出來，却是許多英國士兵犧牲生命所換來的代價，因此他們也無全權來決定福島的前途。英國政府在決定未來福島的前途時，還必須考慮到經濟與地理因素。地理決定了福島的安全與經濟發展，這些都須在與美洲大陸恢復正常關係之下始能確保。設若英國完全排除阿根廷對福島的主權要求或任何形式的參與，則福島將難以和阿根廷與拉丁美洲維持正常化的關係^⑩。

在與阿根廷敵對之下，沒有任何一家公司願意在福島從事投資，同時也不會實現任何開採福島油田的計劃。如此，福島的經濟必定仍以蓄養綿羊爲主。近幾年來，由於羊毛價格趕不上進口貨品的價格，福島人民的實質所得乃跟著降低。而福島在經濟發展上又面臨一主要的障礙——福島公司（the Falkland Islands Company）獨霸了福島的經濟。福島公司擁有福島百分之四十六的土地，它所經營的事業包括羊毛工業、地區性的小生意與提供島民生活所需及輸送其產物所不可或缺之輪船業。島上的農場大多爲十四家公司所有，此種所有權的結構加上缺乏適當的銀行業與借貸機構，使島民幾乎沒有機會去獲得一小塊土地，也甚少能成爲資產階級。此種脆弱的經濟基礎，已使福島面臨人口外流的危機。就長程觀點而言，島上有可能成立紡織工業與開發漁業，然而由於福島的主權問題尚未解決，福島未來的經濟亦呈現不確定的狀態^⑪。

註⑩ *Financial Times*, May 26, 1982, p. 24; *Financial Times*, June 16, 1982, p. 18.

註⑪ 參照 Richard Johnson, "The future of the Falkland Islands," *The World Today*, June 1977, p. 225;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23 July 1982, p. 10.

此外，余契爾首相對福島未來有限的選擇，將很可能使得英國與阿根廷面臨長期的敵對狀態。設若英國仍是一如二次大戰前的富有，那它有可能將福克蘭羣島建設為金城湯池。然而時至今日，以五千名軍隊來捍衛一千八百名島民的安全，而這些島嶼又距離英國本土八千哩，英國實無理由來從事此種誇耀帝國光榮的防衛。況且英國正因無法負擔日漸龐大的國防經費，而於最近完成國防評鑑，大幅度削減傳統式的艦隊，倘在南大西洋福島的案例中，完全無視於經費因素，顯非智舉¹⁸。更何況，英國國防部長諾特仍一再重申，英國最重要的防衛地區仍是北大西洋。

惟阿根廷高級軍官費格羅拉(Gustavo Figuerola)曾於五月二十五日在紐約表示，美國正計劃將福克蘭羣島轉變為軍事基地，這正是美國軍事援助阿根廷的代價。

果真如此，未來福克蘭羣島的地位將如亞松森(Ascension)、與第亞哥加西亞(Diego Gracia)島一樣，行政權歸英國，而屬美國軍事基地。或許福克蘭羣島將被做為通訊與海洋的研究，而非軍事目的。但不管其作用如何，都將達到使西方海軍勢力延伸至南大西洋的目的(按一九七五年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即曾論及福島或可成為其延伸南大西洋活動的基地)，又可確保島民的安全。如此，美國將在南大西洋獲得一基地，而且這不是由於「美國人侵略」的結果，而是由於「阿根廷侵略」的後果¹⁹。惟美國雖早欲與阿根廷談判尋求在其南方建立軍事基地，以便一旦中美洲政治動亂，巴拿馬運河封閉時，可以繞道麥哲倫海峽。但假若此刻美國插手福克蘭羣島，則勢必引起絕大多數拉丁美洲的反感。因此，美國當不會在短期內干冒衆怒，貿然在福島建立軍事基地或海洋探測站。

五、福島戰爭的影響

福島戰爭最直接的影響是英阿兩國的政局都有很大的變化，其次是此一事件雖不致如阿根廷所說的——福島危機是美洲關係的分水嶺，惟對美國在拉丁美洲的影響力確將造成一些不利的影響，同時亦將加強拉丁美洲的軍事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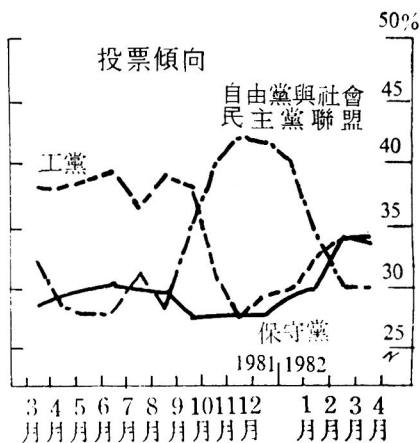
「洛杉磯時報」的專欄記者蘭納(Max Lerner)說，福島事件已給英國的國內政治帶來了一場革命，它改變了英國的政局²⁰。余契爾首相的聲望已從最不受歡迎的首相，攀升到有百分之八十四的人贊同其處理福島危機的方式，同時她所領導的保守黨

註¹⁸ *Financial Times*, June 16, 1982, p.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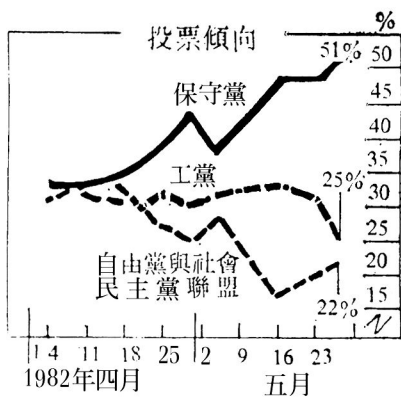
註¹⁹ *Latin American Weekly Report*, 28 May 1982, p. 2.

註²⁰ Max Lerner "Wars are Revolutions," *Los Angeles Times*, cited from *Japan Times*, June 4, 1982, p. 14.

，在選民投票傾向上，已節節上升，其得票率已從今年四月中旬的百分之三十四，提高至五月底的百分之五十一^⑤，若與去年相比，保守黨更是一改其過去一年來暗淡的面貌（參閱下圖一、二）。



資料來源：The Economist, April 17, 1982, P. 23



資料來源：The Economist, May 29, 1982, p. 26.

福島危機不僅使得保守黨在投票傾向上節節上升，且在實際選舉中，亦改寫過去一年來灰暗的紀錄。根據「英國廣播公司」的統計，今年五月六日地方議會四千八百席的選舉中，保守黨的獲票率高達百分之三十九，工黨獲票率為百分之三十二，社會民主黨的獲票率為百分之

之二十六。經濟學人以四十一個地區 (Districts) 為樣本，比較各黨在最近四年中地方選舉的得票率分別如表一。此外，「英國廣播公司」根據全國十個地區在此次選舉與一九七九年大選選舉的得票率比較，推算出假如即刻舉行大選，保守黨將獲得三百一十五席，工黨獲得二百六十六席，自由黨與社會民主黨聯盟獲得四十一席^⑥。雖然保守黨所獲得的席次比目前的三百三十五席少，但近幾十年中，執政黨在期中選舉能有此種成績，已是相當突出的。尤其是在伯明罕市（英國第二大都市），其失業率甚高，但保守黨却從工黨手中贏得多數黨地位，更是出人意料之外。

其次，在國會議員的補選中，保守黨亦打破自一九八一年七月以來連續落選四次的紀錄，而於五月二十七日與六月三日的貝可士費 (Beaconsfield) 區與梅頓——摩爾頓 (Merton-Morden) 區連獲兩席，其中貝可士費區固屬保守黨的堅強陣地，但梅頓——摩爾頓區在福

註⑤ The Economist, May 29, 1982, p. 26.
註⑥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y 8-9, 1982, p. 2.

表一：1979—82年英國地方選舉各黨得票率比較表（以41個地區為樣本）

日期	1979年	1980年	1981年	1982年
選舉日期	5月	5月	5月	5月
工黨	44.9	48.1	49.1	37.2
保守黨	41.6	37.2	31.8	34.4
自由黨	11.2	12.2	17.1	15.5
社會民主黨	—	—	—	11.5

資料來源：The Economist, May 15, 1982, p. 34.

克蘭戰爭之前，社會民主黨在民意測驗中却一直領先。因此，一些政治觀察家都說此一時期的選舉，是對福島戰爭的投票。

相反地，社會民主黨是個新黨，它在去年十月底克勞士貝（Crosby）區與今年二月底希海德（Hilhead）區的國會議員補選中，其所以能在這兩個保守黨堅強的選區中，獲得勝利，都是由於能够在競選活動中掀起高潮而改變民意。但自福島事件成爲全國注意的焦點後，社會民主黨的活動無法吸引選民的注意，加上英國目前議會的運作有利於兩大黨，遂使得社會民主黨成爲福島戰爭的犧牲者。然而福島事件的餘波雖尚未了，但福島戰爭已成過去，不再成爲英國人注意的焦點。今後余契爾首相必須再度面對逐漸上升的失業人口，其聲望勢必難以維持五月底時的高峯狀態。惟保守黨能從最近一年來的低聲望中再度成爲最孚衆望的政黨，不能不歸功於福克蘭事件。

阿根廷的政局亦大受福克蘭事件的影響。首先是加提利總統在阿根廷憤怒的民衆與軍官的壓力下，不得不於六月十七日辭去陸軍總司令與總統之職。堅持反共立場的尼可雷帝斯（Christino Nicolaidis）繼任爲陸軍總司令。已退休的陸軍將領畢儂（Reynaldo Bignone）被尼可雷帝斯推舉爲總統，但空軍總司令拉米多洛（Basilio Lami Dozo）與海軍總司令亞那亞（Jorge Anaya）却拒絕給予支持，且相繼退出執政團。畢儂政府在缺乏空軍與海軍的支持下，其地位遠較一九七六年以來的任何一位總統都脆弱。不過，陸軍擁有常備兵十三萬名，海軍僅有三萬六千名，空軍只有一萬九千五百名，海軍與空軍的勢力尚不足以對陸軍構成威脅；倒是陸軍內部的不安與經濟的困難，使得尼可雷帝斯——畢儂政府岌岌可危。

陸軍內部的不安是由於阿國中、高級軍官強烈地要求調查福島戰爭失利的原由與責任，而且大多數的軍官不僅要求清除「有罪的一」高級將領，還要求調查貪污，整肅部隊。四月二日阿根廷進軍福島後，全國人民都沉醉在收復百年失土快樂中，並慶幸此一事件終於促成全國的大團結。六月初政府公報籲請人民應有失敗的準備時，阿國人民深感憤怒，因爲政府在以前的一百六十次公報中都宣稱，阿根廷將贏得這場戰爭。同時一萬名戰俘被遣送回國訴說高級軍官的無能、膽怯與缺乏衣物的情況，更深深地震驚了期待英勇戰士凱旋歸國的阿國人民。他們也紛紛要求調查福島戰爭失利的原由與責任。尤其是陸軍所受到的責難最多，陸軍內部要求整肅之風亦最盛，騎兵隊尤然^⑥。惟爲避免整肅所可能帶來的不安，尼可雷帝斯將儘可能地縮小福島事件調查的範圍。目前陸軍軍方已解除了梅涅帝斯以及其他三名指揮福島戰事的將軍之職務，並宣稱其被解職是使陸軍恢復秩序的第一步，而非評斷其在福島戰爭中的表現與行爲。

其次，畢儂政府所面臨的重大考驗是如何渡過經濟難關。去年阿根廷的通貨膨脹高達百分之一百三十一點三，國內生產總值降低了百分之六點一。目前阿國外債高達三百五十億美元，躉售物價指數在七月上半月上漲了百分之二十五點五，零售物價指數

上漲了百分之十五點九。最能表現阿國經濟不穩的情況是披索與美元兌換率的大幅上漲。根據七月七日阿國中央銀行的宣佈，商業滙率 (commercial rate) 是一萬披索兌換一美元，而金融滙率 (Financial rate) 是二萬五千披索兌換一美元，但至七月十一日金融滙率已漲為三萬七千披索，黑市美金價格於七月十六日更高達五萬四千披索。面對此種困境，畢農政府所採取的對策是降低利率、促進工業生產。未來尼可雷蒂斯——畢農政府是否能獲得中間派人士的支持，端賴其是否能解決目前的經濟危機。

無論是政治壓力或經濟壓力都足以動搖阿國政權。目前阿國人民因對軍方大表不滿，而極力主張恢復民主政治。畢農於七月一日就職時，即解除停止政黨活動的禁令，並允諾於一九八四年恢復憲政政府。阿國的左派雖欲儘速恢復選舉，右派與中間派的政界與軍方人士，却十分擔心一旦軍方完全撤出政府之後，阿國又將重蹈一九七三年貝隆時代的覆轍。尤其是福島事件所引發的反美情緒，使得許多年輕的軍官都願意與左派的貝隆份子合作。未來阿國的外交路線可能大不同於目前尼可雷蒂斯欲與美國重修舊好的策略。

福島事件的另一重大影響則關係美俄勢力的消長。由於美國在福島危機中支持英國，而使得美洲國家組織，大多數的會員國幾乎一致宣稱美國背棄了拉丁美洲。惟許多外交家都認為，福島危機對美國與拉丁美洲國家個別政府關係的影響，將不會太大。原因之一是，拉丁美洲各國與美國的雙邊關係，大多建立於美國對各該國提供投資貸款、貿易讓步與武器銷售優惠條件等實質協助之上。因此，很少有拉丁美洲國家願意為了阿根廷而危害與美國的關係。

其次是阿根廷具有自傲與種族主義的傾向。阿根廷人總以他們是歐洲人為傲，而瞧不起印地安人——其他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重要的種族之一，許多阿根廷人將其西部地區皮膚較黑的阿根廷人視為玻利維亞人。此種疏離感使得其他拉丁美洲國家與阿根廷的關係並不太親密。再者，阿根廷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為了掃蕩恐怖分子而造成六千以上的「失蹤人口」，也使得阿根廷成為不受歡迎的國家。

不過，大多數拉丁美洲的國家仍都支持阿根廷對福克蘭羣島主權的主張，同時他們也無法坐視一個姐妹國家與一度是殖民帝國的英國作戰，而不給予支持。他們對阿根廷的支持，蘊含了過去受殖民帝國控制、剝削與操縱等痛苦的回憶^⑩。但除了委內瑞拉、秘魯、瓜地馬拉與巴拿馬之外，其他大多數國家（古巴除外）對阿根廷的支持並不是很強烈。如墨西哥、巴西、智利等國，都不贊同阿根廷以武力收復馬維娜羣島。較積極支持阿根廷的國家都因個別的情況，而強烈地指責美國背棄拉丁洲。委內瑞拉是因與圭亞那（前英國殖民地）有領土糾紛——主張圭亞那應歸還三分之二的土地。秘魯則與智利有長期的邊界糾紛。瓜地馬拉宣稱對百里斯 (Belize, 前英國殖民地) 擁有主權，巴拿馬則因巴拿馬運河而與美國糾纏不清。

註⑩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5-6, 1982, p. 4.

然而這並非說，美國完全無須為支持英國付出代價。被美國背棄的感覺，或將使得拉丁美洲國家今後較不易支持美國在國際政治中的立場^⑩。如在福島危機之前，阿根廷一直試圖引用一九四七年所簽訂的里約條約，以泛美軍隊干涉薩爾瓦多。但目前阿根廷已完全拒絕對雷根政府的中美洲政策給予支持。同時，阿根廷因在福島危機中曾獲得古巴的大力支持，而蘇聯亦曾在合同之外增購阿根廷的穀物，這些都足以使阿根廷向蘇聯與古巴集團靠攏。

再者，委內瑞拉因支持阿根廷對福島主權的要求，已決定申請加入不結盟國家組織，並計劃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今（一九八一年）九月在巴格達（Bagdad）召開的不結盟國家會議。由於委內瑞拉已儼然以反帝國主義十字軍的角色出現，它勢必與古巴、尼加拉瓜改善關係。如此美國的中美洲政策不但將減少一位有力的支持者——委內瑞拉曾於去年領導加勒比海地區的國家抗議法、墨和平計劃，且將使得美國試圖圍堵尼加拉瓜的策略出現一大漏洞^⑪，這不能不說是美國的一大損失。

福克蘭事件亦可能加強南美洲大陸的軍事化。阿根廷已決定於最近幾年內發展核子飛彈，假如阿根廷擁有核武器，一般分析家相信，巴西勢必跟進。智利鑑於與阿根廷的關係不太友好，亦可能於不久的將來跟進。此外，巴西、阿根廷與委內瑞拉很可能大量的發展國防工業，以減少他們對美國、西歐與蘇聯武器的依賴^⑫。

目前巴西在國防工業方面已有相當的基礎，所產武器，部分輸出，部分自用。傳統上巴西的假定是，除因偶發事件與鄰國引起戰爭外，其他可能的軍事威脅將來自蘇聯，在此情況下，它傾向於依賴美國的核子保護傘。但目前巴西顯然將其偶發事件引起戰爭的假想，擴大到與歐洲國家產生軍事衝突的可能，勢必發展更精密的武器。巴西空軍與海軍司令已呼籲大幅度提高國防經費。福島危機可能會促使巴西在軍事上成爲一世界性的勢力^⑬。福島危機或將促使阿根廷向巴西購買武器（目前西歐與美國仍對阿根廷實施武器禁運），這是阿根廷過去因國家自尊所不願的事。巴西亦可能在福島戰爭後擴大其在拉丁美洲的武器銷售，並將之視爲買賣而非政治。

註⑩ Morris S. Thompson, "OAS Rallies to Argentine Cause as Ritual" *Newsday*, cited from *Japan Times*, June 5, 1982, p. 14.

註⑪ *Latin America Weekly Report*, 16 July 1982, p. 1. 今年一月哥斯大黎加、薩爾瓦多、宏都拉斯組成了「中美洲民主共同體」(Comunidad Democrática Centroamericana)，瓜地馬拉雖非原始會員國，亦於七月初加入該組織。目前該組織的作用並不明確，但一般咸信這是區域性國防條約 Condeca- 的重現。Condeca 於一九七九年隨著蘇慕薩政權的覆亡而消失。

註⑫ Morris S. Thompson, *op. cit.*, p. 14.

註⑬ *Idem.*

六、結語

福克蘭羣島並未關係到英阿兩國的國家利益，但英阿政府却在估計錯誤與調停失敗之下，貿然在南大西洋掀起戰火。目前福島戰爭雖已落幕，但福島前途仍十分模糊，戰爭只遵循優勝劣敗的法則，並未解決福島的主權紛爭。

余契爾首相心目中的福島前途，是以五千名軍隊來衛護一千八百名獨立或半獨立的島民，而排除與阿根廷談判福島主權的問題。此種方案固然符合福島島民的意願，却未考慮到地理與經濟因素。由於地緣政治的影響，福島的安全與經濟發展，必須在福島與拉丁美洲維持正常化關係的情況下始能確保。況且英國在經濟衰退之餘，是否值得長期負擔防衛福島所需的龐大經費^②。今後阿根廷勢必會在各種國際場合，包括聯合國大會、不結盟國家會議與美洲國家會議中，一再提出福島問題，英國若以此種方式來處理福島問題，將難以獲得其他國家的支持，其所得是否多於所失，誠屬可疑。正如倫敦「金融時報」所說的，島民自決並非解決領土糾紛的唯一原則^③，而阿根廷在海格第一回合的調停時即提出，假如島民不願居住在阿國主權之下的福島，阿根廷將給予補償或協助其移居英國、阿根廷或其他地區。但英國在軍事勝利後却堅持不與阿根廷談判福島前途，實為不智。

福島戰爭雖為余契爾首相與保守黨提高了不少聲望，然而福島事件不可能在今後都一直成為英國人注意的焦點，余契爾首相仍將面對着一直在上升中的失業人口，且將於今年年底面對福克蘭事件的調查結果，其目前的高聲望勢必難以維持。反觀阿根廷改組後的新政府，因缺乏空軍與海軍的支持，陸軍內部又面臨着整肅之風，加上極為脆弱的經濟情況，其前途可說是岌岌可危。

至於美國在福克蘭危機中協助英國，雖不致嚴重危及美國與拉丁美洲多數國家的雙邊關係，但今後美國在美洲政治中的影響力勢必受到限制。尤其是阿根廷已拒絕對美國的中美洲政策給予支持，委內瑞拉又申請加入不結盟國家組織，且將重建與古巴、尼加拉瓜的關係，這不能不說是美國中美洲政策的重大失利，而蘇聯則可坐收漁人之利。且經過這場戰爭後，南美洲大陸勢必加強軍事化，阿根廷、巴西與智利或將於不久的將來相繼擁有核武器。而巴西在加強發展國防工業之下，勢必擴大其在拉丁美洲的武器銷售，這不啻給政治不安、領土糾紛甚多的拉丁美洲埋伏了一顆定時炸彈。

註② 英國派駐百里斯的一千六百名軍隊，在一九八一—一九八二年的經費是四百五十萬英鎊，〔泰晤士報〕根據這個數額估計派駐在福島守軍的經費，至少應在一千二百萬英鎊。

註③ *Financial Times*, 6 May 1982, p. 25.